

从故事大王到知名主持人，到底有多远？

阿伟的舞台人生



6月12日晚上，宁波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阿伟做了件他觉得这辈子最重要的事。

那晚，在和义路的1844新天地当代艺术馆，一场名为《世界何妨》的摄影展接近尾声。本土知名导演“洁罗娃”正在分享《当我老了》即兴环境剧。一个又一个群众演员上台表演或讲述关于老人的情感故事。

台下人群中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静静地听，他弓着背，捧着茶杯，见人就点头，眉间露出温顺的笑意。竟没人认出来，他就是多年前红极一时、如今几乎天天在电视上露面的阿伟。

玫瑰已经准备好了，化妆成老人的阿伟盯着台上的“女神”，心砰砰直跳。

她说过，“你从小闪亮登场，现在要是埋在人群中不让人发现也是一种闪亮。”

他做到了，是不是可以说出心里的那些话了？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摄影：蓝义



阿伟（韩震宇）拜宁波评话传承人张少策为师。

改行

对于李人麟这样的伯乐，阿伟一生铭记。毕铭鑫的出现，也成为他艺术之路的另一位领路人。

首场节目录制，阿伟并未找到感觉，毕铭鑫笑得特别善良：“已经非常好了，毕竟才刚刚开始。”

阿伟当然不甘心，他很清醒：央视，远不是他曾经的夜场舞台，更非他上艺校时的学校舞台。阿伟承认，当年的艺校生涯，为他以后的舞台生涯打了基础，但年少轻狂的他也学“坏”了。

溜冰场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每一张年轻的脸都变得斑驳陆离，阿伟享受这种带着一群人在音乐中尽情舒展自己的感觉。人人都面目模糊，可是，一眼就能瞧出谁的气场最强大。

他跳的是当时最流行的霹雳舞。上世纪80年代后期，霹雳舞传入内地，迷倒了一群年轻人。善于模仿的阿伟很快学得如鱼得水，身后常常跟着一大群粉丝。

终于有一个周末，他被父母从舞场揪了出来。一回家，看到专业老师满头大汗地等在门口。

老师苦口婆心：也许你成不了一个舞蹈家，但艺术是相通的，你还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编导或者导演，就算未必满台鲜花，但至少要有自己的作品。

霹雳舞难道就不是艺术吗？这话在他心里跳了跳，没蹦出来。

转型

10年，从余姚到宁波，阿伟换了好几个地方，随着经验的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2007年在天一广场新彩虹做夜场主持的时候，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只要有他在，夜场就不愁没有客人。

只是，夜场的那一套，放到电视台的镜头下就不抵用了。

“舞台上是在给几百个人演出，跟几百个人在讲话，而面对镜头你觉得你是在给多少人在表演在讲话呢？”毕铭鑫曾经这样很形象地敲打他。

“无数人哄。”他头也不抬。“错！”毕铭鑫说，“你想想，你自个儿在家看电视，要是主持人动作夸张，语气又高亢，你受得了吗？别忘了电视台前顶多只有两三个人在看。”

这话挺中肯，阿伟也知道自己要改，只是，一上台，几盏明晃晃的灯一烤，导播在耳机里一喊“三、二、一，开始”，身体一紧，又拿捏不准了。

有人说他底子太薄，要怎么怎么去传递给别人思想，怎么怎么去带给别人画面感，而不是靠着那么卖力的又唱又跳，就能留住观众的。

话虽不中听，阿伟却也开

他心里堵着，班上11个男生，第一学期期末，专业课只在中游，这让他挺受伤。只有在霹雳舞的舞台上，他才是“带头大哥”。

他也想过两头兼顾，但是很难，再努力也成绩平平。到毕业汇报演出的时候，他只能站在最后面。

阿伟接受不了，找老师沟通。老师也有趣：“想领舞？行啊，自己编一个吧。”

几个月后，汇报演出审查，阿伟导演和领舞的霹雳舞《九个太阳》让老师们眼前一亮。演出当天，这支颇具现代元素的《九个太阳》成为当晚最吸引眼球的作品。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又得意了。

他打算去考北京舞蹈学院的编导系，只是那所学校门槛太高。他又想着一边工作，一边复习，于是进了当时的市歌舞团，一晃就是6年。

他把那6年形容成“螺丝钉”，哪儿需要就往哪儿钻。每每下乡演出，报幕、相声、伴舞都有他的份，有时还要客串唱首歌，专业的舞蹈没有进步，日子仿佛一眼能看到头。

1996年，当余姚一家酒店的老板邀请他去做夜场主持的时候，阿伟动心了。之前，他到当时的东港大酒店看过演出，听说主持人一晚上有400元报酬，那可是他当时一个月的收入。

老板让他自己开个价，阿伟犹豫了下：“一晚200元行不？”

对方笑了：“再给你加点，250，就这么定了。”

始反思，夜场10年，他已经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梦想，虽然在这个相对封闭的领域做到了精益求精，但其它方面却孤陋寡闻了。

他努力地去做好每一个节目，慢慢地终有所突破，现场把握开始游刃有余，收视率也慢慢上升。他也慢慢明白，在那个舞台上，自己不是中心，他要配合很多人，而不是人家来配合你，考虑很多东西才能把节目做好。

他卖力地工作，为了当初的梦想，但总觉得很累，比当年365天，天天上夜场还要累，身心总绷着。

直到2012年，在北京遇到了时任宁波市文广新局局长的陈佳强，对他说“要不你回来，北京不缺你一个。”与此同时，在担任《宁波达人》评委时，遇到了宁波电视台二套总监周洋文，她说：“你回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的根在宁波！”

就这样，在北京漂了6年的他，回到了宁波。

(下转 03 版)



才艺

自从1984年，13岁的他成为“全国故事大王”起，阿伟就觉得自己是为舞台而生的，他期待每一个“闪亮登场”。

可在当年担任草根选秀类节目《宁波达人》的评委时，阿伟对少儿选手却近乎苛刻，人称“小选手的克星”。有朋友不理解：你明明就是童星，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的孩子成为童星。

阿伟觉得，小时候出名，拿太多的荣誉，不见得是好事。人生，需要一个“埋在人群里不让人发现”的过程。只是这个道理，未必每个人都听得进去，特别是那些仍热衷于让孩子参加各种比赛的家长。

而他本人，也是2007年进入央视以后，才慢慢体会出来的。

2007年，阿伟接到一个电话。

“我是中央电视台《乡村大世界》节目组的毕铭鑫。6月12日我们在浙江萧山杨梅节有场节目录制，我来不了，想请你来试试，付玉龙是你的搭档。”

“啊，你是谁？”阿伟皱着眉，一时没反应过来。他没有发出普通人想像中的惊喜尖叫，作为一个有着近10年娱乐场所夜店主持经验的宁波名人，他当时自我感觉特好。

对方重复说：“我觉得你该走出来试试，也许这是个机会。”

阿伟同意了，他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再一想，头天晚上才放下夜店话筒，第二天就拿起央视话筒，全国大概也只有自己一人，挺得意的。

凭着这次节目录制的表现，几个月后，阿伟背着行

囊到了央视。

“那个春风得意。”多年后回忆，阿伟还会自嘲地笑起来，“眼睛长到头顶上，觉得一切都不是难事，就像小时候第一次得奖一样，毫不费力。”

他说的就是1984年，当时他还叫他的本名韩震宇，刚上完初一。那年夏天，他在上海获得了全国故事大王的荣誉。这之前的几个月，他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男孩，如果说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也仅是普通话说得比较好，常常被老师叫起来念课文而已。

初一下学期，全国故事大王选拔赛拉开帷幕，他锋芒渐显，从校第一、区里第一再到市里第一，逐渐引起关注。去杭州安吉路实验学校参加省里的比赛之前，教育局还专门派了两个老师辅导他的普通话和讲故事。校内校外，大家都对他刮目相看，也没人计较他不上课，做不做作业，考试考得怎么样。不错，吃小灶的感觉就是嗯。

到杭州，他拿了个省里第一，取得了代表浙江去上海参加集训的资格，指导老师是当时著名的评书艺术家刘兰芳。在孩子们心里，刘兰芳就是偶像，更何况能得到她面对面的指导，“心里美得都不知道怎么表达”。

除了一个全国二等奖的荣誉，那次集训，更多的是为一个封闭在学校里的半大孩子开了一扇窗。坐船回宁波，他一路憧憬着开学的场景，学校说不定会夹道欢迎自己呢。

当时怎么也没想到，本来最应该以儿子为荣的母亲，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要他忘掉这个荣誉。

锋芒

阿伟到央视后的第一个节目在浙江德清录制，这次的搭档是毕铭鑫本人。

他自信满满地去了，可一上场就发现不对劲。毕铭鑫对信息的掌握和对当地文化的了解，让他完全跟不上。他能明显感觉到，老毕在不露痕迹地照顾自己。

他越着急，越急于表现，就越手足无措，最后激情消退，不想说话，进入疲惫的状态，盼着录制早点结束，快点溜走。

从小到大，阿伟没尝过这样的尴尬，以前30多年，他都走得一路顺畅。

当年拿了全国故事大王的大奖回来，平生第一次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满脑子都是老师同学鼓掌欢迎的场面。

没曾想母亲给他换了所学校，从宁波十九中转到东恩中学重读初一。那里没人知道他“辉煌”的过去，除了当班主任的舅妈。母亲特地交待，谁也不准提阿伟获奖之事，也不让他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

阿伟的母亲朱仲玲是江东中心幼儿园和华光城幼儿园的幼儿第一任园长，全国优秀教师。她了解儿子，也知道突然成名对一个年少气盛的孩子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因此总希望他回归本来，好好读书。只是母亲的一片苦心，当时13岁的他并不理解。

怎么可能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呢？

他想着法儿表现自己。每天放学，他到学校附近卖磁带的小店转悠，学一些刚刚进入内地的港台歌曲，然后唱给同学们听。这个把“我是一头来自北方的狼”模仿得维妙维肖的孩子，很快成为“意见领袖”。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在

学校的多功能教室看到一群女生在排练舞蹈。一问，原来是准备参加市里的比赛。

他趴在教室窗口看，忍不住发出感慨：这么久都学不会，真笨。老师很诧异，也很逗，“你行，来试试。”

正中下怀！这一试就让老师眼前一亮，想不到还藏着这样的高手。就这样，他成了校舞蹈队的主力队员，其他的才艺也很快被发掘出来。

打着为校争光的名义，他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母亲虽然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

随着大大小小的荣誉接踵而来，他再次成为学校的名人，那种众星捧月般的生活，又回来了，但是，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成绩一落千丈。班主任的期末评语只有两句话：“三步、四步、舞步冲天；文科、理科、科科红灯。”

30多年后的今天，阿伟依然清楚地记得这两句话，只是当时颇不以为然，一直到中考，他才发现，凭自己的成绩几乎没什么选择。

幸运的是，宁波市文化部门当时正准备筹建一个舞蹈班，也就是艺术学校的前身。

“跳舞有啥出路？”当时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顾虑，负责招生的老师在各个学校奔波，物色苗子，然后挨个儿说服他们放弃普高。阿伟则不同，他是当年唯一自主报名的学生。

面试的时候差点就被淘汰。阿伟和其他落选的同学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位老师叫住了他。

“这孩子舞跳得一般，但眼里有股灵气。”

那是1987年，这位老师叫李人麟，后来成为国家一级演员、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正是他，把阿伟带进了艺术的大门。